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趙位堂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後漢書補逸卷四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四

銚期

銚期字次況上至薊薊中應王郎上驚去吏民遮道不得行期瞋目道左大呼曰蹕大衆披避後上即位上笑曰卿欲遂蹕耶

案期潁川郟人謚忠侯卿欲遂蹕語乃王郎初滅時期說光武正位故光武以此戲之如即位後似不合

從范為是

期疾病使者存問加賜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嘗慙負不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子也上甚憐之

宋期以建武十年卒范闕

王霸

王霸祖父為詔獄丞

宋霸字元伯潁陽人封淮陵侯范𢹂霸世好文法霸亦少為獄吏

劉文及蘇茂臣永上遣王霸討之霸至遂閉門堅守勞賜吏士作倡樂賊衆懽呼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

案范書光武使霸與馬武討周建蘇茂救建故有此戰無劉文及永名矢中酒樽霸自安坐息衆後竟降其城真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上從邯鄲避王郎兵至滹沲河導吏言河澌無船不可渡上令王霸前瞻水霸欲如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渡且臨水止尚可為阻即白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比冰合可履馬欲僵各以囊盛沙布冰上乃渡渡未畢數車

而氷陷

案霸欲如實還報數語范作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深得减字法囊沙布氷事范闕

王霸為上谷太守修飛狐道至平城堆石布土三百餘里

伏盛

伏盛字伯明

案伏盛即伏隆本書避殤帝諱也范書作字伯文盛琅邪人伏湛子少以節操立名

張步遣其掾孫昱隨盛詣闕上書獻鰒魚

案盛持節使青徐招降羣賊故步遣使隨之其後步受劉永封竟殺盛范無掾名

堅鐔

堅鐔字子皮

案范書作子伋潁川襄城人

堅鐔獨孤絕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

案鄧奉反新野董訢反宛城鐔與右將軍萬脩狥南陽諸縣脩旋病卒故云獨孤絕也范同

洼丹

注丹字子玉世傳孟氏易作通論七篇世重之號注君通論

案丹南陽育陽人注音圭范同

韓稜

韓稜字伯師除為下邳令視事未周一作期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雹傷稼稜縣界獨無雹

案稜潁川舞陽人范但載稜為郡功曹後特徵五遷至尚書未言其為令也

韓稜遷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懾伏

案據以不阿竇憲顯名故特遷南陽守

劉隆

永平二十五年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卽日行大將軍事

案隆字元伯安衆侯宗室也封長平侯代吳漢為大司馬

李珣

李珣為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清約率下席羊皮服布被

案珣字叔英安定臨涇人晚節徙居新安關饋贈一無所受拾橡實以自資其清介如此

邳彤

王莽末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

案彤字偉君信都人後世祖狥河北至下曲陽彤即舉城降彤功不甚烜赫然當帝欲西還長安時彤乃決策攻戰王業之成實肇于茲

孫湛

孫湛為光祿勲以清廉見稱與周澤相類

案白帖湛字伯雅

馬援

援遠祖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成懽里曾祖父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案援字文淵追封忠成侯亦稱伏波將軍

援三兄況字君平余字聖卿員字季主

援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

案范書言援不能守章句援固非書生也

援長七尺三寸色理髮膚眉目容貌如畫

案伏波狀貌當與留侯相似

乃不得與雲臺之畫何也

援以況出為河南太守次兩兄為吏京師見家用不足

乃辭況欲就邊郡畜牧

案援才具奇偉惜志遇大耳遨遊二帝以後鋤先零

守隴西出塞漢平交阯功亦赫矣臨沅之行竟踐馬

革裹尸之志何其不知止

也于辭況時已見之矣

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闈內必幘然

後見

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從冀入蜀述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冠之交讓之冠立舊交之位

公孫述為援制荅布單衣交讓冠

案范書荅作都史記有荅布千匹作荅為是

援初到勑令中黄門引入時上在宣德南廡下但幘坐援曰陛下何知非姦人刺客而簡易若是

案范書不詳子陽作偶人形援深譏之世祖憒坐見援所謂豁達大度同符高祖者也援豈真諫其簡易哉特借以入詞耳時隗囂使援奉書洛陽故云初到

馬援勸光武伐隗囂聚米為山川地勢上曰虜在吾目中矣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凡十四見

案援從西來初歸世祖乃一月之中十四見帝之勤于接士其不忘西川至矣

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于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三府以為未可凡十三難援一一解之條奏其狀

案范書時鑄錢事已寢及援還朝從公府求得前奏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天下賴其便益外臣建白其格于朝議者往往如此

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深入軍沒馬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

案伏波少時有老當益壯之言至此驗矣胡致堂譏其昧時行時止之義有以也

馬援為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援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為魚蝦

馬援謂官屬曰吾在浪泊西里烏間鹵未滅之時下潦

上霧毒氣薫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馬援擊交趾謂官屬曰從弟少游嘗哀吾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欵段馬為郡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盈餘但自苦耳

案范書援有卧念少游平生語何可得之言然實自喜成功故為此反言耳少游哀援固如燕雀之于鴻鵠而豈知增繳將加于千仞哉壺頭穿岸竟招薏苡之譏可不謂哀乎

援嘗嘆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鹵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案守錢鹵三字千古同慨知此則錢神論可不作矣

援于交阯鑄銅馬奏曰臣聞行天者莫如龍行地者莫如馬臣援師事楊子阿孝武帝時善相馬者東京門鑄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臣既備數家骨法以所得駱越銅鑄以為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謹獻詔置馬德陽殿下

案援好騎善别名馬故有此奏德陽殿范作宣德殿

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皐令印

皐字為白下羊丞印為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牛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案范不載夫摹印雖曰繆篆但可屈曲從心至於點畫宜依史書胡可任意末世但貴行押草書至於篆籀視為不急所謂諧聲轉注茫乎不解俗工刓印從筆增減古制泯矣安得伏波釐正之

景丹

景丹率衆至廣阿光武出城外勒馬坐鞍罽氈上

設酒肉

案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時丹為上谷長史與耿況寇恂等將兵南陽歸世祖也

上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戸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案帝封丹櫟陽侯故有此語

景丹拜弘農太守丹時病帝以其舊將欲令强起領郡事乃夜名入謂曰弘農逼近京師知將軍病但得將軍威重卧以鎮之足矣

案時陜賊攻破弘農生獲郡守故世祖強名丹丹力疾拜命十餘日甍

王莽時舉有德行能言語通政事明文學之士丹以言語為固德侯相

上在廣阿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言上谷漁陽兵上曰為誰來乎對曰為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

案范書不載

丹從上至懷病瘧上在前瘧發寒慄上笑曰聞壯士不

病瘧令大將軍反病瘧耶使小黄門扶起賜醫藥還歸洛陽病遂加

案范書但言丹時病不見光武待功臣惓惓如家人父子之意

傅俊

俊從上迎擊王尋等于陽關漢兵反走還汝水上上以手飲水澡盥鬢眉塵垢謂俊曰今日罷倦甚諸卿寧憊耶

案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本書細寫想見櫛風沐雨之勞范不載

樊准

樊准為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僚震慄

案准字幼陵宏之族曾孫准或作準

樊准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案准以河内太守徵三轉至尚書令范同

李躬

三老常山李躬年耆學明以二千石禄養終身

案范書闕

古初

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冐火伏棺上俄而火滅

案時郅惲為長沙令甄異之以為首舉范附惲傳

宋弘

上嘗問宋弘通儒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熹鄭聲上數聽悅之間坐府弘遣吏名譚責問譚叩頭良久乃遣後上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言其故其後不

復令譚給事中

案弘字仲子長安人琴以養性君子不撤但不宜繁聲耳弘之薦譚以其才學洽聞幾及揚雄劉向父子故責之范

文更通暢

宋弘為司空嘗受俸得鹽令諸生糶諸生以賤不糶弘怒悉賤糶不與民爭利

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色者帝撤之

案宋公戒淫色於圖畫其真防微杜漸之意乎范同

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案弘故劍之恩固摯而帝擇禁臠絶不强人以不欲豈非盛德事范同

卓茂

卓茂為丞相史常出道中有人認茂馬者茂問失馬幾

日對曰月餘矣茂曰然此馬畜已數年遂解馬與之曰即非所失幸至丞相府還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自得馬慙愧詣茂

案茂字子康南陽宛人中數語范作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嘿解與之挽車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丈之位置較妥帖

茂為人恬蕩樂道推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

案行已在清濁之間茂之實錄也不則為長樂老人一流矣范書闕此數語不如本書之細寫

茂為密令河南郡為置守令與茂並居久之吏人不歸往守令

案范書茂有廢置吏人笑之郡置守令茂不為嫌理政自若蓋茂純仕德教故如此然外雖渾厚內自精明不然何以道不拾遺蝗不入境乎

光武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矣詔封茂宣德侯

案范書宣作褒封茂非理民之職光武禮之比于表閭從褒是溫公以為即位之初即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可謂知所先務也

馬武

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兜鍪鎧甲持戟奔擊武中矢傷

案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時與耿弇同出師漢軍不利賴武為後拒以退囂兵范畧

第五倫

倫每見光武詔書嘗嘆息曰此聖主也

案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是時倫方為主簿未嘗見世祖而讀詔嘆息如此他日明良會合夫豈偶哉

倫為司空奉公不撓言事無所依違

第五倫自度仕宦牢落變易姓名自稱王伯齊嘗與奴

販鹽北至太原販賣每所至客舍去輒為糞除道上號

曰道士開門請求不復責舍宿直

倫性節儉作會稽郡雖為二千石卧布被自養馬妻炊

爨受俸禄常求赤米與小吏受等財多一月俸餘皆賤

糶與民飢羸者

案范曄倫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儉乃偪下然未世居官者動以豪侈相尚安得如第五倫者起而風之

光武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市掾有人遺卿母一笥餅知

從外來奪之母遂探口餅出之有諸倫對曰實無此衆
人以臣愚蔽故為此言也
案范載帝問倫語但有蔣婦公不過從兄飯二事此
關倫雖峭覈乃甚平易自非於陵子于母何忍探口
中餅世祖特
戲言試之耳
王莽末盜賊起時米石萬錢人相食倫獨收養孤兄子
外孫分糧共食死生相守鄉里以此賢之
案睦姻任卹自好者多能之至于窮餓且死
而能分糧共食自非大賢輒靡矣范不載
京兆尹閻興名倫為主簿時長安市未有秩又鑄錢官

姦軌所集無能整齊理之者與署倫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其後小人爭訟皆云第五掾所平市無姦枉

案倫為三公亦如為掾時也

第五倫為會稽守為事徵百姓攀轅扣馬呼曰捨我何之倫密委去百姓聞之乘船追之交錯水中其得民心如此

馮勤

魏郡太守范橫上疏薦勤除為郎中

案勤字偉伯魏郡繁陽人勤初依銚期期薦於光武未見被用故橫又薦之范畧

馮勤曾祖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典郡趙魏間號為馮萬石

案馮萬石之名不著為前書石氏所掩耳范同

馮勤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

案范同

勤遷司徒是時三公多見罪退上賢勤欲令以善自珍

乃因讌見從容誡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凌轢同列竟以中傷人臣放逐遭誅雖追加賞賜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之覽照前世以為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

中元元年車駕西幸長安祀園陵還勤燕見前殿盡日歸府因病喘逆上使太醫療視賞賜錢帛遂薨

案范書不載

趙熹

趙熹字伯陽為平原太守于是擢舉義行誅鋤姦惡後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輒死歲屢有年百姓歌之

案熹死人熹從懷令遷平原守捕盜賊宥餘黨境内大治范同

趙熹少有節操從兄為人所殺無子熹常思欲報之遂往復讐而讎家皆疾病熹以因疾報殺非仁者心且釋之而去顧謂讎曰爾曹若健遠相避後病愈悉自縛詣熹熹不與相見後竟殺之

案熹此舉似仁義兼至然於執兵隨後之義謂何

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葉在位為國元老其以熹為太傅

趙熹為衛尉性周密盡心事上内典宿衛夙夜匪懈恩寵甚厚母歿乞身行服顯宗不許遣使為釋服賞賜恩寵甚渥

案此肅宗初即位時詔也范不載

案熹時代虞延行太尉事居府如真

帝以熹守簡陽侯相勅從騎都尉儲融受兵二百人通

利道路熹白上不顧受融兵單車馳往度其形況上許之

寀熹單車至簡陽竟降其帥范畧

朱勃

章帝下詔曰告平陵令丞縣人故雲陽令朱勃建武中以伏波將軍爵土不傳上書陳狀不顧罪戾懐旌善之志有烈士之風詩云無言不醻無德不報其以縣見穀二千石賜勃子若孫勿令遠詣闕謝

案勃字叔陽援同里人
范附援傳不載詔詞

陳遵

陳遵破匈奴詔賜駮犀劒

案遵字孟公杜陵人見前漢書更始時薦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因這還則破字當作使字後王丹傳同范闕

宗堪

宗堪為司空十四年自乞上印綬賜千石俸

案范書闕

郭況

郭況為鴻臚上數幸其宅飲酒賞金帛甚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富實也

案況真定藁人郭后之弟外戚籍寵富溢者多矣獨況於廢棄之後恩賜彌豐固由況之小心飭謹而帝之存厚亦足以蓋愆乎范同

樊重

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池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案重字君雲南陽湖陽人范稱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非徒長于圭然之業也見子宏傳

樊重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書劵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竟不肯受

案重之折契與馮煖之市義大相徑庭莊辛有言君子之富假人不德不責重之謂也累葉貴顯不亦宜乎范同

世祖即位追封重為壽張敬侯

馬廖

廖少習易經清約沉靜援擊武谿無功卒于師廖不得

嗣爵

案廖字敬平後為衛尉建初中封順陽侯范但載少以父任為郎而已

宣彪

宣彪官至玄菟太守

案彪宣秉子馮翊雲陽人范書秉傳有除子彪為郎語

王丹

陳遵更始時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于丹丹曰俱遭反覆惟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絶域無以相贈贈

子以不拜遂揖而别遵甚悅之

案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孟公關西大俠欲結交于丹丹不許其高卓如此范不載

丹每歲農時載酒肴便于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

案丹隱居養志好施周急蓋處鄉里之最善者詳范書

陰識

陰識為守執金吾對賔客語不及國其慎重如此

案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託屬掖庭又備金吾散秩故不敢干與國政若夫躋元僚託股肱則賔客接對

時咨諏訪問方且不暇此周公所以吐
握也豈可與溫室之樹同為慎黙哉

祭彤

信都反為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祭彤父弟及妻子使
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滅族彤泣報曰事君
者不得顧家彤親所以至今得安于信都者劉公之恩
公事方爭國不得復念私也

案彤祭遵從弟范稱彤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
無烟火而獨在冢側與此大異本書獨言父弟或早
失母故然然巨孝之人肯以救父
為輕報劉為重乎此不可解也

祭肜素清約為遼東太守三十年衣無副儲世祖嘉其功賜錢百萬及衣冠刀劒下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

案大小重疊句范作大小無不悉備其工拙何如

祭肜字次孫膂力過人嘗貫三百觔弓入為太僕從至魯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太僕吾之禦侮

鄧豹

鄧豹字伯庠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徒無飢寒之色

案范書闕

郭丹

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嘆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常為都講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

案丹南陽穰人終童棄繻馬卿題橋有志者事竟成少卿為三矣范同一本作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

郭丹為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

丹無所歸節傳以儆布纏裹節解節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案丹此節與蘇子卿相持彼王丞相取故節愧汗多矣

郭丹為司徒在朝名清廉公正

王良

王良為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徒跣曳柴從田中歸恢曰我司徒吏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

是也悵乃下拜嘆息而還

案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良布被非詐然豈可使婦無褌手判布出汲隱士妻且如是矣徒跣曳柴傳者過也范作布裙為近大司徒下亦失司直二字

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案范同良在官清約如此而友人重譏之甚矣求志達道之難也

任延

任延字長孫為會稽西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其少皆驚及到澹泊無為惟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延到乃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俸禄以賑給之省諸卒令耕公田以周窮急每時行縣輒使慰勉孝子就餐飯之

宋延宛人延先有聖童之目故年十九即為都尉後仕至九真太守有殊政范同

歐陽歙

歐陽歙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吏民從化

案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傳歐陽尚書援徒常數百後以守汝時臧罪千萬發覺下獄諸生千餘人力救之至有願殺身以代者卒死獄中

馬成

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案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此成屯常山中山時代驃騎杜茂所治也善范作繕

樊梵

樊梵字文高每當直事駐車待漏冠劍不解於身為郎二十歳未嘗被奏三署服其慎也

案范書闕

蔣疊

蔣疊字伯重為太僕久在臺閣文雅通達明故事在九卿位數言便宜奏議可觀

案范書闕

桓譚

光武議靈臺所處上謂桓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

案譚沛國相人范于帝怒下有桓譚非聖無法之責甚哉光武之惑也以聖尊讖將置堯舜禹湯之書于何等乎

譚上書曰富商大賈多收田貨中家子為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又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

為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

案譚上疏陳時政所宜其第二條在舉本業而抑末利故所論如此范刪節過當不若本書之明暢

譚著書言當世行事號曰新論光武讀之勅言卷大令皆別為上下凡二十九篇惟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

案光武之善新論優於高祖之喜新語也琴道篇肅宗使班固續成之見范傳中

桓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廵狩至沛令使者祠譚冡鄉里甚榮之

虞延

光武東巡路過小黄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瞻拜可觀其園陵樹蘗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曉其禮帝善之勑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葢上怒使撻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貰御史罪

案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漢官儀注高帝母起兵時死小黄北後為作陵廟于小黄范同

樊宏

樊宏封長羅侯建武十三年從都尉封謝侯十五年徙封壽張侯

案宏字靡卿樊重子范書載十三年封宏弟丹為射陽侯水經注所引亦同無從都尉事此定有誤

張純

張純字伯仁為大中大夫在朝累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典多闕每有疑義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一日或數四引見

案純杜陵人富平侯安世之後至純改封武始侯傳國八世漢代侯王莫與為並純數上書議廟祀議禘祫議立辟雍明堂議宜封禪帝皆從之真一代禮宗也范同

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入太祖廟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禘之為言諦諦定

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隂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于兹八年請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案伯仁論祫禘可謂典且核矣議禮之家名為聚訟帝特詔純純故不辱詔也

張純臨終謂家丞歙曰吾無功于時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惶怖乃襲封

宗國爵上承祖宗下庇子孫何謙何愧而必固辭此皆賢智之過東京習氣之當禁者

鄭璩

鄭璩字平卿黎陽人為侍御史轉司隸校尉

案范張酺傳酺遷魏郡太守郡人鄭璩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屬酺害其子酺正其冤則璩之剛正可知矣璩范作據

鄭璩為漢陽太守以嚴刻見稱

璩拜內史上疏曰臣斗筲之小吏擢在察視之官職任過分當刺糾矯枉詔書示官府曰璩盡節剛正亦何陵

遲之有賜璩素六十匹由是顯名

棠范書闕

杜篤

杜篤與美陽令交遊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于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棠篤字季雅杜陵人以文免刑乃得帝王知已大為文士吐氣范同

張玄

張玄字君夏欲專意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忽然如不饑渴

案玄河内河陽人少習春秋顔氏兼説嚴氏宣氏也范同

張玄字居真為博士其學兼通數家

案玄不應有二字居類君真類夏傳寫誤耳

郭賀

郭賀為荆州刺史治有殊政顯宗巡狩賜以三公之服黻冕之旒

柴賀字喬卿雄陽人范下有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數語附蔡茂傳

丁恭

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案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建武二十年拜侍中見范儒林傳

陰傳

陰傳封濦强侯七年以濦强屬西徙封于丹陽爲期思侯

案傳范作博陰興仲子范畧

蘇竟

蘇竟與劉歆子恭書曰前世以磨研編簡之才與國右史公從事出入者惟硯也

案竟字伯況扶風平陵人此見藝文類聚隸硯事內似非無據今范書載竟書云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

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云云覽其文義似為得之不知率更何所本而謬誤若此國師公指歆為王莽國師也國右史公殊難解又范作竟與劉歆凡子龔書今本書作歆子恭又異但范又稱向曾孫名龔未知孰是

後漢書補逸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書補逸卷五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瓊

謄録監生臣李永寧

後漢書補逸卷五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五

王梁

王梁為中郎將與景丹祭遵合擊蠻中破之詔梁別北守天中關

案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梁與吳漢等擊擅鄉而梁生不奉㓨檻車送至月餘以為中郎將范無擊蠻中事天中關范作箕關

郲任

東平憲王蒼爲驃騎開東閣延賢士廌鴻門郲任隱居教授辟爲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㑹下臣可以禮進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月餘遂去官

案范書無郲任名高士傳序載荀愆事與此同疑即一人傳寫誤耳

張酺

張酺爲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强賞賜分明郡中

肅然

案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別作孟侯誤范稱酺治東郡禁長吏殺盜徒以爲令長受贓猶不至死饑寒備保何足窮法乎夫元義至類之盡令長律盜固當誅殺而因此以宥盜徒則元惡大憝罔所忌憚爲善者懼矣本書稱其賞賜分明抑別有擊豪之術與

酺爲東郡太守罰斷義勇遷魏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

酺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

案酺曾從祖父受尚書范闕

酺以尚書教授令入授皇太子太子家時爲奢侈物未

嘗不正諫甚見重焉

案范稱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故能如此

酺薦郡吏王青三世死節青從此除步兵司馬酺傷青不遂復舉其子孝廉

案范書青祖文翁以攻王莽見害父隆為都尉功曹青為小史與父俱從行縣隆扞賊死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故云三世死節范不載舉青子事

元和二年帝幸東郡使酺講尚書一篇使尚書令王鮪與酺相難上甚欣悦

案時章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畢然後修君臣之禮其重道崇儒之意至矣東漢以後罕有其匹

酺爲太尉父尚在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來適會正臘公卿罷朝俱賀歲奉酒上酺父壽極歡莫不嘉其榮

案孟子稱舜以天下養爲孝之至太尉之養不幾亞于舜乎范書作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常來候酺云云語句有失倫處遜本書多矣

永平元年詔爲四姓小侯開置學五經師張酺以明經授于南宮

案開四姓小侯學在永平九年九誤元也

須誦

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椓口口出齒獲免

案范書闕

韋順

韋順轉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廳屋上徙庭中遂茂至孝行感于天地生也

案稚子吹柿擲核屋頭徙之則茂何關鬼神順孝行不可考以為柿感而生則傅會過矣范闕

王琳

王琳年十餘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惟琳兄弟獨守冢廬弟季出遇赤眉賊將爲餔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之

案琳汝南人范附趙孝傳

賀玄

賀玄遷鄴令政化大行

案范書闕

何熙

何熙字闕 溫為御史中丞羣僚憚之

案范書闕

趙孝

趙孝字長平沛國蘄人兄弟怡怡鄉黨歸德王莽時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賊所得孝聞即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賊並放之

案孝以父任為郎即所稱田禾將軍子過郵亭不自名者也孝愛弟之意發于至誠非僥倖免死者故足以感賊

范同

建武初天下新定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婦使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茹菜禮夫妻歸告言已食輒獨飯之

案明帝嘉孝篤行徵爲衛尉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共相對盡歡後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其寵異若此帝襃江次翁所以教孝寵趙長平所以教弟故東京之治最爲近古

揚政

揚政嘗過馬武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帳言語不擇因把臂責之

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為朋友也

案政京兆人范作武難見政稱疾不為起政入戶徑升床排武把臂責之數語較勁而顯餘同信陽侯陰就也

楊政字子行治梁丘易與京兆祁聖元同好俱名善說經書京師號曰說經鏗鏗楊子行

案范書政從代郡范升受易無祁聖元名

張湛

張湛字子孝為光禄大夫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乗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輙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案湛扶風平陵人范同

湛為太中大夫病中居東門候舍故時人號為東門君數存問賞賜

案時湛因郭后廢故以病乞身愧不能諫也范書作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有上東中東門則中居二字或傳寫倒之耳

張湛為馮翊見府寺門即下主簿進曰位尊德重不宜

自輕湛曰禮下公門何謂輕哉

案此本湛事或訛堪范同

吳良

吳良字大義齊國人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于下坐勃然作色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為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案范書良字作大儀臨淄人良固謌謌而太守能改容受之其冲懷雅不可及

東平王蒼薦吏吴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舉韓信設壇即拜不復考試以良為議郎

案范書全載東平疏文甚排奡

良為郡議曹掾歳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歳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歳良時跪曰門下掾謟佞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袴望曰議

曹情寂自無衿寧足爲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案此與前段同節録本書前段謹嚴有史法此則濃至曲盡各成妙趣是知援述古書亦須手筆范書同前段

吳良爲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任隗

建武八年始置將作大匠自任隗始

案隗南陽宛人任光子也將作大匠自建武以來常謁者兼之肅宗于隗乃置真焉此抄撮之譌也

任隗字仲和拜司空永元初外戚秉權朝臣畏悚莫敢抗者惟隗與袁安同心畢力數犯嚴諫

案時秉權者竇憲也憲擊匈奴國用勞費隗奏議徵憲還前後十上

范克

范克爲桂陽郡俗不種桑無蠶織之利民惰少麤履冬皆以火燎克爲令屬縣教民種桑柘養蠶織履數年之閒大賴其利

案范書闕民不知織教之以蠶此真豈弟父母之事

桓虞

桓虞字伯春遷尚書僕射據法斷事周密平正以為能擢為南陽太守

案范書闕

尹敏

尹敏拜大司空府上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

案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後敏因讖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怪而問之敏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亦可謂善于諷諫矣范列儒林傳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與談常日旰忘食夜則達旦

案范同一本作屏案不食

馮衍

馮衍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内侯座生衍

案衍字敬通杜陵人

衍更始時為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為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于禹陳政言事

案范書衍始受王莽將廉丹辟為掾丹死乃往以計說鮑永范具載其書章懷注云衍陳永一篇在東觀記皆為諫鄧禹之詞不知何據有此乖違駰案衍集流傳鈔撮不實作史者雜以序事采綴其文故各有舛謬然相其詞義說永為近故此不録

鮑永

鮑永遣弟升及子壻張舒等謀使永尉李匡先反涅城

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為涅長

案永上黨屯留人鮑宣子也涅縣名屬上黨

更始以鮑永行大將軍事得置偏裨將五人更始歿永與馮欽共罷兵幅巾而居後歸世祖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也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于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

案永之孝尤人所難者在事後母也與曾子蒸梨事同

永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安撫河東性好文德雖行將

軍常衣皂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

案范書時更始二十年事也通典稱永常白襜路稱白衣尚書與此異

光武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封所持節于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

案永是時方專意更始不知更始已為赤眉所害故遣人探之長安

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洛陽上商里宅

案時攻懷未拔遣永往說之河內太守即開城降上商里范作商里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則是范脫誤耳

永爲司隷校尉時帝叔父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大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宜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案永此疏抑尊戚崇朝廷帝由是有貴戚斂手之言其所稱不畏强禦者耶范書但言以事劾良大不敬而已不詳載

永以度田不實被徵詔書迎拜永曰君晨夜冒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爲兖州牧

案時郡守坐度田事多下獄而永獨詔書迎拜則帝之念功臣也

田邑

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爲王莽著威將軍邑有大節涉學藝能善屬文

宗邑字伯玉馮翊人范附見馮衍傳

邑初爲上黨太守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歸世祖世祖遣騎都尉弓里游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守馮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怨邑背前約乃遺書責邑

案范書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戰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與此異衍書具載范傳

邑以書勸鮑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僥倖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

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内為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人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為此計昔者韓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畧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烹于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御命出征擁帶徒士上黨阨不能救河東畔不能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

長將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既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害動掜觸患履深淵之薄氷不為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智也絶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内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夸舒宗

者予也永邑遂結怨焉

案邑此書乃戰國說士餘習然其能知天時不讓班彪王命論也知幾甚微哲于馮鮑矣

邑爲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爲諫議大夫病卒

䚡陽鴻

䚡陽鴻字孟孫爲世名儒永平中拜少府

案鴻中山人以孟氏易教授范附注丹傳注云䚡陽姓鴻名或作鮭

劉平

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永平三年爲宗正數薦達名

士承宫郍恁等

案平楚郡彭城人本名曠顯宗改爲平范列孝弟諸賢之首

張堪

張堪字君游試守蜀郡遷漁陽開治稻田八千餘頃教民種田百姓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爲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案堪南陽宛人樂不可爲范書爲作支

堪與吳漢并力討公孫述遂破蜀漢先遣堪入成都鎮

撫吏民時述珍寶珠玉委積無數堪録簿上官秋毫無取

案時吳漢以糧少將退兵堪馳見漢謂述必敗竟拔成都則破蜀之功當首推堪矣簿上珍寶清風卓然微計掾奏之亦將為吳公所掩也

張堪去蜀郡乘折轅車白布被囊

案此則計掾樊顯所奏也近本訛作張湛事非

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為今日也乃選習水軍三百人斬竹為

箄渡水遂免難

案箄音排一作簰大筏也范不載

竇融

竇融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修道不顯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侯國哉

案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融于隗雄未決之時獨能鋭意東向不為隴蜀所揺智士哉卒使河西五郡完

富如舊功亦偉矣辭爵一疏何其小心寅畏也

封竇融曰融允執忠孝扶微救危率屬五郡積兵諸羌畢至兵不血刃而阨土崩瓦解功旣大矣篤意分明斷之不疑吾甚嘉之其以六安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封融爲安豐侯

案如本書所列則五縣矣范作安豐陽泉蓼安安風亦誤盖廬江有蓼侯國無蓼安也侯攷

融數辭爵位不欲傳子他日會見迎詔融曰欲讓職還土今相見不宜論也

案此段甚不明范書作融朝罷逡廵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㑹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他事勿得復言云云一時情事如畫本書想當同之引述者删抹過當耳

竇融嗣子穆尚内黄公主而融弟友嗣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公主女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至孫官府廏第相望奴婢千數雖親戚功臣莫與為比

案東海公主女應作東海恭王女此誤融于干戈搶攘之際獨能保全五郡使完富不改天道好還宜其

奕葉貴顯也

河西太守竇融遣使獻槖駝

案融在更始時初爲張掖屬國都尉後京州五郡官民推融爲河西五郡大將軍非太守也獻槖駝范作

獻馬

融令弟友詣闕道絶馳還遣司馬虞封間行通書

案范書虞作席時因隗囂叛故道絶也

蔡順

蔡順汝南人至孝王莽亂人相食順取桑椹赤黑異器

賊問所以云黑與母赤自食賊異之遺鹽二斗受而不食

案順字君仲以至性稱抱棺迴火聞雷泣冢皆其事也范闕採楬事

鄭均

鄭均兄中為縣游徼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案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均之感兄愛敬備至寓切偲于怡怡者也

均拜侍御史月餘遷尚書

章帝東廵過任城乃幸鄭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身故

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案范

書同

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盡推財與

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

案均之于兄其用心曲至若此夫贍寡嫂給孤兒原

士君子所當然而常人于此未免萌其驕心于是乎

奪由己多寡任意思雖有餘義實不足均推財與兄

子使得一尊其母雖聖人處此無以逾之矣范畧之

何也

均屢辟不詣公車特徵再遷尚書肅宗敬重之後以病告歸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

元和元年與毛義各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

案范書具載詔詞

劉軼

劉軼字君父永平中以中庶子入侍講

案范書闕

鄧鴻

永平六年鄧鴻行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絶坐

案范書闕

宋均

永平七年宋均徴爲尚書令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駮議未嘗不合上意

案均南陽安衆人性寛和不喜文法于明帝察察之朝大有裨益

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有兩山名曰唐后山有神祠衆至共為嫁娶皆取百姓男女不復要娶巫家女百姓患之長吏莫敢改之均乃移書曰自今已去當為山娶巫家女其後乃絕

宋均祖述西門豹遺意以熄巫患法至良也此段文詞拖沓不類本書中預透不復要娶巫家女一句真是村塾獳子之筆范作衆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守令莫敢禁均乃下書云云其好醜徑庭矣

均為九江太守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

東西別去由是名稱

馬元

馬元字叔山拜太僕視事減省諸費歲千萬以上

案范書闕

戴憑

戴憑爲侍中正旦朝賀帝令羣臣説經義不通者奪其席憑遂重五十餘席

案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亦稱戴侍中習京氏易所稱解經不窮者也

桓榮

榮本齊桓公後也桓公作伯支庶用其謚立族命氏焉

案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

歐陽尚書博士缺上欲用桓榮榮叩頭讓曰臣經術淺薄不如同門生郎中彭宏揚州從事皐弘帝曰俞往汝諧因拜榮為博士

案東漢用人互相薦讓猶有唐虞揖拜之風范同

榮遭亂與族人桓元卿相招投閑輙誦元卿曰當復何

為榮後為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弟子謂曰平生笑氣力今何如元卿曰我安能知此哉

案元卿譏榮有但自苦氣力語故榮門人借以覆之范書作元卿語曰我豈意學之為利若是點出利字甚冷雋彼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二語榮之所見與元卿將無同

帝嘗幸太常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時執經生避位發難上輒謙曰太師在是

案顯宗尊禮師傅迥出尋常萬萬惜桓榮專事章句徒使其主為經生問難之學于尚書修身治天下之道未之有得也

明帝詔曰五更沛國桓榮以尚書授朕十有餘年詩云日就月將示我顯德行其賜爵關内侯食邑五百戶

桓榮嘗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入復侍講

案范同

桓榮拜議郎入侍太子每朝會輙令榮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

桓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榮東面坐設几會賔于郁以

明經復爲太常

桓榮授皇太子經每朝會榮于公卿前說經上曰得卿幾晚因除博士

案此與前段同引書者筆小異耳

魏應

魏應字君伯拜五官中郎將諸儒于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

案應任城人應初習魯詩及其掌難問辨同異則五經紛綸矣范同

崔寔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桑而俗不知紡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勸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

案范書闕五原郡屬并州

馮良

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厮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

撫學

案良南陽人字君郎時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而遁去蓋先陶栗里而得之范附周燮傳

桓文高

桓文高每當直事駐車而傳漏雖居閑鑠署冠劍不解于身爲郎二十載未嘗被奏三署服其重慎

案范書不載此條與前所載樊梵字文高事同傳鈔之誤乃至于此

馬防

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六年正月齋宫中上欲冠鉅夜拜爲黄門郎御章臺下殿陳鼎俎自臨冠之

案防馬援仲子范同

防征西羌上喜防功令史官作頌頌其功伐

案防征羌事具詳范傳防于伏波真能讀父書者

馬防字公平爲光祿勲宿衛宫省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

案范書作字江平

馬防字孝孫拜金吾性矜嚴公正數言政事多見採用

案此豈又一馬防耶范稱防弟光自越騎校尉遷執金吾後又言拜防光祿勲光爲衛尉防數言政事多

見汞用則防彧又字孝孫但未拜金吾耳

章帝建初三年馬防為車騎將軍班同三事

馬防兄弟二人各六千戶防為頳陽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綏定西羌以襄城羹亭一千二百戶增防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寀范書畧

上始欲征匈奴與竇固等議出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馬不須穀固等將兵到燉煌當出塞上請馬穀上以

固言前後相違怒不與穀皆言按軍出塞無穀馬故事馬防曰宣帝時五將出征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即知漢兵出乃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

案絕域出師最難轉餉荒邊遥草正堪仰秣必欲穀馬則車牛塞途矣師何以進防之此策未爲得也近讀冡宰張公鵬翮出使俄羅斯日記知塞外多無水草處是在嚮導者預知而備之耳

馬防上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隂陽也臣愚以爲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迎和氣時以作樂貴多遂獨行十月迎氣樂

案章帝五年冬始行月令迎氣樂從防言也防此奏深得聖人燮理陰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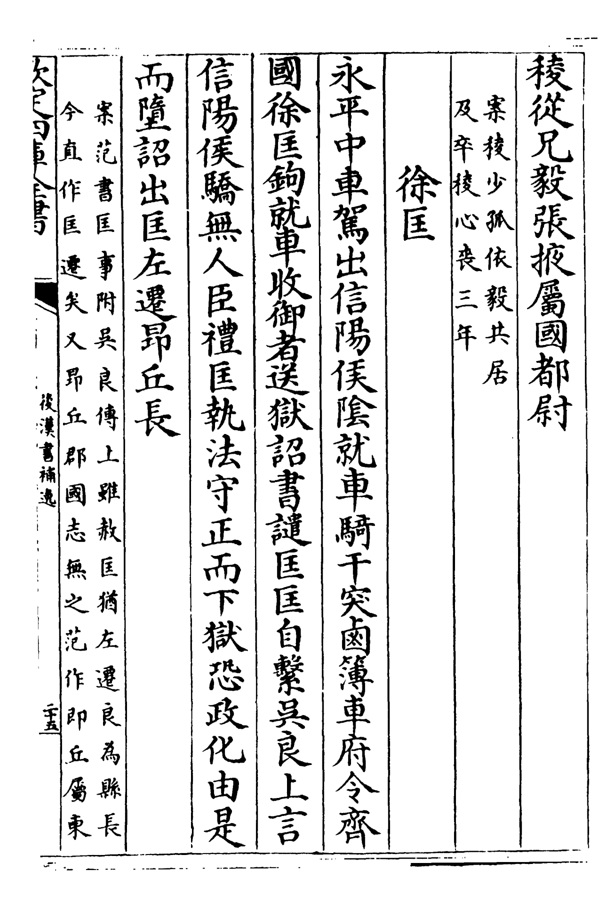
馬稜

馬稜為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强車皆以桃枝細簟

案稜伏波之族孫也范稱其治會稽有聲不詳桃枝竹名

稜守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

案范不載蝗化事餘同



稜從兄毅張掖屬國都尉

案稜少孤依毅共居及卒稜心喪三年

徐匡

永平中車駕出信陽侯陰就車騎干突鹵簿車府令齊國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詔書譴匡匡自繫吳良上言信陽侯驕無人臣禮匡執法守正而下獄恐政化由是而墮詔出匡左遷郎丘長

案范書匡事附吳良傳上雖赦匡猶左遷良爲縣長今直作匡遷矣又郎丘郡國志無之范作即丘屬東

海郡此皆誤也

鍾離意

意在堂邑為政愛利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初到縣市無屋意出奉錢帥人作屋人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決日而成功作既畢為解土祝曰興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祟令自當之人皆大悅

案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意從瑕丘令遷堂邑范不載此事

顯宗時鍾離意為尚書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

詔以貲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廻車于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臧穢之寳誠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

案意性雖清介而寛和愷悌遺言上書猶陳升平之世雖以急化宜少寛假其諸異乎清而刻者與范同

明帝欲起北宫尚書僕射上書諫出為魯相後起德陽殿殿成百官大會上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不得成此殿

案明帝義不勝欲故有德陽殿之舉然于諍臣之言若不敢去諸懷由其性本恭儉也

閔仲叔

司徒侯霸辟仲叔留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以為政美俗成化令日廉得所遂以辭出自劾

案閔仲叔名貢以字行范高士傳序所載畧同范文較勁

閔仲叔太原人也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啜菽飲水無菜茹

案黨與仲叔同郡亦貞介士也見范逸人傳

周黨嘗遺仲叔生麻仲叔嘆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食

案生麻范作生蒜皇甫謐髙士傳同

閔仲叔居安邑家貧不能得錢買肉安邑令候之問諸子何飯食對曰但食猪肝屠者或不肯與之令出勑市後嘗買輒得仲叔怪問其子道狀如此乃嘆曰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之

案仲叔却蒜省煩食肝去累清風亮節照耀千古范書簡老過此世說則更儁矣雖文筆不同要以删潤

者易爲功也

司馬均

司馬均字少賓隱居教授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爭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

案均東萊人位至侍中

汝郁

郁年五歲母病不能食郁常抱持啼泣亦不食母憐之强爲餐飯欺言已愈郁視母色未平輒不食宗親共異

之因字曰異

案郁陳國人後爲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與少賓皆賈長頭所薦士也范俱附見賈傳

劉般

劉般爲太僕在朝盡節夙夜不怠

案般宣帝之玄孫父紆因莽亂失侯世祖時般復紹封

劉般字伯興代名忠孝在朝竭忠盡節建初元年拜爲宗正憂勤國事夙夜不怠敎納嘉謀

案般諸奏疏如弛二業寬度田皆嘉謀之當納者惟明帝欲置常平倉般以爲不便而止夫常平法創于

耿壽昌增減隨時百姓利焉惟在得其人以理之耳今恐豪右爲姦而廢之是因噎而廢食也

鄭興

興從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

宋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興常師劉歆講大義少學公羊晚更善左氏也世言左氏者多祖于興

後漢書補逸卷五

後漢書補逸卷六

監察御史姚之駰撰

東觀漢記第六

張禹

永平六年張禹為廷尉府北曹吏處事執平為京師所稱明帝以其明達法理有張釋之風超遷非次拜廷尉

案禹字伯達趙國襄國人范稱禹以永平八年舉孝廉稍遷至建初中拜揚州刺史則明帝時禹安得驟拜廷尉然審本書所載又似不誤俟攷

禹父歆守皋長有報父讐賊自出歆召因詣閤曰欲自受其辭既入解械飲食之更發遣竟棄官亡命逢赦出由是鄉里服其高義後仕爲淮陽相時王新歸國賔客放縱干亂法禁歆將令尉入宫捜捕王白上左遷爲汲令卒官

案范書歆初以報讐逃亡後爲淮陽相與此不同

禹好學習歐陽尚書事太常桓榮惡衣食

徐縣北界有蒲陽陂水廣二十里徑且百里在道西其

東有田可萬頃禹爲開水門通引灌漑率吏民假與種糧禹廵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糒乾飯屑飲水而已後年鄰國貧人來歸之者茅屋草廬千餘户屠沽成市墾田千餘頃得穀百萬餘斛

案此禹爲下邳相時事修水利闢田疇此真經濟也舍止大樹何異召伯甘棠

功曹吏戴閏從行縣從書佐假車馬付物禹聞知令直符責問閏具以實對禹以宰士惶恐首實令自致徐獄

案閏故太尉掾也權動郡内故禹謹之若此由是長吏以下莫不震肅

禹留守西宫大官朝夕送食賜闗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

案和帝時南廵祠園廟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也

張禹為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與三公絶席

案元老居禁内則閹豎無所肆其奸矣而一再傳後遂有回天獨坐之讒何其不能法祖也

樊顯

上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

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上聞歎息以顯陳堪行有效即除漁陽令

案范書見張堪傳漁陽令范作漁復長漁復屬巴郡漁陽屬漁陽郡未知孰是

丁邯

丁邯高節正直不撓舉爲孝廉

案范書闕

張道順

楊文薦張道順利見顯衝必能騰跳天路

宋范書闕道順必其字也

劉弘

劉弘字叔紀年十五治歐陽尚書布衣徒行講誦孜孜

宋范儒林傳無弘名

弘天資善學師事劉述常在師門講誦不輟

宋劉述亦不見之范書

衛颯

衛颯爲桂陽太守鑿山通路列亭置驛

案颯字子産河内修武人

颯爲桂陽太守視事十年徵還颯到即引見賜食于前從吏二人賜冠幘錢人五千

案范書颯徵還時帝欲以爲少府會疾動歸須後詔世祖之于循吏其恩渥若此

賈逵

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師奉觴上壽帝名賈逵勑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

案逵扶風平陵人長沙傅之九世孫亦稱賈長頭逵經術深厚非徒為記誦之學者然范稱其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則近制童子試能背誦五經者予登賞皆當奉長頭為鼻祖也

賈逵字景伯拜侍中領騎都尉內備帷幄兼領秘書近署甚見信用

案逵于經學尤通左氏其云左氏義深于君臣公羊多任于權變真左丘功臣也惜其附會讖書曲解左傳以文致之則陋甚矣

王渙

王渙與洛陽令方畧捕賊賊乃藏大甕中悉擒獲

案渙字稚子廣漢郪人以侍御史拜洛陽令此似有誤後病卒百姓相與賦歛致奠醊為立祠安陽亭西其得人心如此

黄香

黄香字文疆父況舉孝廉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温席

案香江夏安陸人以至孝稱年十二太守署為門下孝子范列文苑傳中畧其孝行不知香者也

黄香爲魏郡太守俗每太守將交代添設儲峙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敕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竈求福閉門絶客

案范書不載

黄香拜尚書令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用奏議所建畫未嘗流布然執事平法常持輕類全活非一

案時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衆

香知古今記羣書無不涉獵兼明圖讖天官星氣鍾律

歷算窮極道術京師號曰天下無雙國士瞻重京師貴

香慕其聲名更饋衣物拜尚書郎

宋范書畧

帝賜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章帝詔黄香令詣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謂諸生曰此

目下無雙江夏黄童也

宋諸生范作諸王時千乘王冠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諸王而言從生誤也目下范作天下

馬嚴

馬嚴字威卿為五官中郎將邊境有事輒下嚴處便宜上初立汲汲欲知下情引納敕嚴有所見聞輒言帝令諸上便宜封表遣子以往都使詣省門上自勞以手書

棻嚴伏波將軍兄子明帝察察章帝以寛大承之乃留心民事如此則寛大之中不廢慧察吕東萊稱為東漢賢君信哉今督撫提鎮皆得自進摺子上手批付賫摺家人帶回益留心民瘼上媲堯舜矣

嚴父余卒時嚴方七歲依姊壻父九江連率平河侯王述明年母復終會述失郡居沛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

車駕東征過梧安乃將兄弟西嚴年十三至雒陽留寄郎朱仲孫舍大奴步護視之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習騎射

案范不載

馬嚴爲陳留太守建初中嚴病遣功曹史李龔奉章詣闕上召見龔問疾病形狀以黃金十斤葛縛佩刀書帶革帶付龔賜嚴

案帝之寵嚴有逾家人若此范不載

嚴從司徒祭酒陳元受春秋左氏

宋范稱嚴從平原楊太伯講學與此異

高詡

高詡字季回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清白方正

宋詡平原般人世傳魯詩范列儒林傳

馮模

馮模為司空坐隴西太守鄧融免官

宋范書闕

竇固

竇固少爲黄門郎謙讓有節操

案固竇融弟子也謚文侯

竇固字孟孫爲衛尉奉兩宫宿衛而見重當世恭謹下士賑施宗族甚有名稱

羌人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于固固輙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也

案范不載安帝欲通西域固再出玉門破白山降車師蓋撫羌以恩信非但恃兵力也

江革

江革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侍及進拜恒目禮焉時有疾不會輒敕大臣送餐膳恩寵莫與為比于是京師貴戚衛尉馬廖侍中竇憲慕其行各奉書致禮革無所報受帝聞而益善之

案革字次翁齊國臨淄人范稱革少孤奉母有江巨孝之稱後拜諫議大夫謝病歸章帝詔齊相褒賜巨孝詳見革書

陳寵

寵曾祖父咸哀平間以明律為侍御史王莽簒位父子相將歸鄉里閉門不出乃收家中律令文書壁藏之以俟聖主咸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愼毋與人重

案寵沛國洨人范書稱其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故身居理官務得平恕非徒佩乃祖議法依輕之訓也

陳寵字昭公為尚書寵性純淑周密愼重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陳寵為廷尉有疑獄輒手筆作議所活者甚多

案漢代獄吏之貴過于將軍深文刻覈人無生法寵曽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類從由是吏不得生因縁以為輕重比于路長君尚德緩刑之書功莫鉅焉我朝律書之外又有則例千秋良法莫備於斯刑罰何憂不中乎

薛漢

薛漢字子公才髙名逺兼通書傳無不招覽道術尤精教授常數百弟子自逺方至者著為録

案漢淮陽人世習韓詩然善説災異遂受詔校圖讖不足稱也

王阜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宫阜使官掾沙疊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翾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 宋范書闕

阜為重泉令政治肅清舉縣畏憚

王阜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滇河中甘露降白烏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寛慈惠化所致

案早為守令瑞應疊見范不列之循吏傳何也

李育

李育字元春為侍中時章帝西謁園陵育陪乘問舊事育輒對由是見重

案育扶風漆人育博覽書傳班固薦之與諸儒論經虎觀范不載陪乘事

鄧閶

鄧閶字季昭閶出則陪乘入侍左右忠言善謀先納聖善匡輔之言朝夕獻納雖得于上身在親近不敢自恃

兢兢之心彌篤固也

案閻高密侯季子封西華侯𦵏無傳

閻遷黃門侍郎于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閻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于顏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為外戚儀表

竇憲

憲以特進見禮依三公並未開封

案憲字伯度竇融之孫以外戚怙寵幾及于難乃自請北伐遂至燕然勒石漠北遺畧功庸燗然亦天幸

也

竇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掾吏官屬位次太傅

案漢舊制大將軍位在三公下今憲乃出三公上矣

魏霸

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妻子不到官舍念兄嫂在家勤苦而獨尊樂故常服麤糲不食魚肉婦親蠶桑子躬耕與兄弟子同苦樂鄉里慕其行化之

案范傳霸事甚畧庸人甫得一官便驕其妻妾僕從如雲以為榮觀不知囊橐蕭然皆從貸得一拉衙舍

索負者塞聽事矣欲其廉得乎妻子不到官舍乃作外吏第一著

魏霸延平元年仕為光祿大夫妻死長兄伯為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他家老嫗為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跪霸曰不敢相屈妻懇求去案一本作即自入拜其妻句手奉案前因跪云云則似霸奉案跪矣不應自屈若此如本文當以入拜為句前跪為句

魏霸為將作大匠吏皆懷恩人自竭節作案無譴過之事

案范同

淳于恭

淳于恭有盜刈恭禾者恭見之念其愧因自伏草中盜去乃起

案恭字孟孫北海淳于人范稱其善說老子蓋得清淨之學者肅宗下詔褒美除為議郎訪以政事禮待甚優

淳于恭家井在門所隣兒飲牛恭惡不淨多置器在井上

淳于恭以謙儉推讓爲節家有山田橡樹人有盜取者恭助爲收拾載之歸乃知是恭其盜還橡恭不受

案范同

梁鴻

梁鴻少孤以童幼詣太學受業治禮詩春秋常獨坐止不與人同食

案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鴻父讓王莽封爲修遠伯使奉少昊後早卒

梁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

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女布襦裾鴻曰此真梁鴻妻也

案范序德曜事腴而古此刪録全無文采

梁鴻適吴依大家臯伯通廡下為賃舂妻為具食不敢于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賃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案范同

梁鴻家貧而尚節博覽無不通畢乃牧豕于上林苑中

曾誤遺火延及他舍乃尋訪燒者問所失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因為執勤不懈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于是始敬異悉還其豕鴻不受

案東漢高賢居貧多牧豕者如吳祐孫期尹勤輩豈皆學公孫丞相耶無詆為牧猪奴也

鴻將之會稽作詩曰維季春兮華阜麥含金兮方秀

案此鴻避地居齊魯將適吳而作也詩一章二十六句詞調和平不落楚騷窠臼吳郡順帝時始分故本書作會稽

桓郁

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于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案郁字仲恩亦稱小太常榮長子雍先卒故郁嗣爵也後舉傳學之人惟推兄子蓋不獨租入之與矣郁之讓爵豈其偽乎

郁以永平十四年為議郎遷侍中

上謂郁曰卿經及先傳致復文雅其冬上親于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請郁說一篇上謂郁曰我為孔

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又問郁曰子幾人能傳學郁曰臣子皆未能傳學孤兄子一人學方起上曰努力教之有起者即白之

宋明帝以郁先師子有禮讓故親厚若此五行章句范作五家要説章句注曰謂五行之家也

皇太子賜郁鞍馬刀劒郁乃上疏皇太子曰伏見太子體性自然包含今古謙謙允恭天下共見郁父子受恩無以明益夙夜慙懼誠思自竭愚以為太子上當合聖心下當卓絶于衆宜思遠慮以先朝廷

案郁以永平十五年入授皇太子經所上之疏當在斯時范不載

永元二年西謁園陵桓郁兼羽林中郎將上賜馬二匹并鞍勒防汗

周行

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案范書闕

郅惲

惲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劾故

左遷芒長芒守丞韓龔坐入鹽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又見惲稱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懟遂殺仲惲故坐免

宋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惲既免歸乃隱居教授著書八篇范畧

郅惲與董子張友子張父及叔父爲鄉里盛氏一時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候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讐不復也惲即將客遮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絶

案孔子言交遊之譬不同國未有以代報為義者惲欲示信死友亦輕生矣

馮魴

馮魴字孝孫其先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得城因以氏焉

案魴南陽湖陽人

帝東巡郡國留魴宿衛南宮勅車駕發後將緹騎宿玄武門複道領南宮吏士保給牀席子孫得到魴所

案魴性矜嚴公正故顯宗倚重如此范畧

馮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明帝詔曰馮魴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爵為楊邑侯賜以玉玦

宋魴以生考隴西太守鄧融事削爵至此復也

梁統

梁與秦同祖出于伯益別封于梁統高祖父子都自河東遷居北地子都子橋橋子溥溥子延以明軍謀特除西域司馬延生統

案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

統疏稱元帝初元五年輕誅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誅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

案統陳便宜以為法令既輕下姦不勝宜重刑以遵舊典故引此也范載疏語云元哀二帝輕誅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與此不同

統對尚書狀曰元壽二年三輔盜賊羣輩並起至燔燒茂陵都邑烟火見未央宮前代所未嘗有其後隴西新

興北地任横任崖西河曹況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或從遠方四面會合遂攻取軍兵刼畧吏人國家開封侯之科以軍法追捕僅能破散也

案統重刑之説不用復詣尚書對狀故追述前漢事以見減刑罰之害夫帝曰欽恤王曰審克赦過宥罪聖人急焉從古未聞有嚴刑而致治者統議不行漢祚所以未衰也

丘騰

騰知罪法深大懐挾姦巧稽留道路下獄死

案范書騰為九江太守有罪下獄

雍儵

雍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嘗病癰儵晝夜匍伏不離左右至為吮癰

案范書闕

鄧弘

鄧弘字叔紀和熹后兄也奴醉繫長壽亭弘見亭長賞錢五千厲之曰直健當然異日奴復與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案弘亦高密子封西平侯范附見陟傳夫居要津者豪奴之談最虐況外戚乎博陸侯賢者不免何論秦宮花裡活也弘于辱奴者賞之可謂在上不驕矣

趙勤

趙勤字孟卿劉賜姊子童幼有志操賜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錢非義所取終不肯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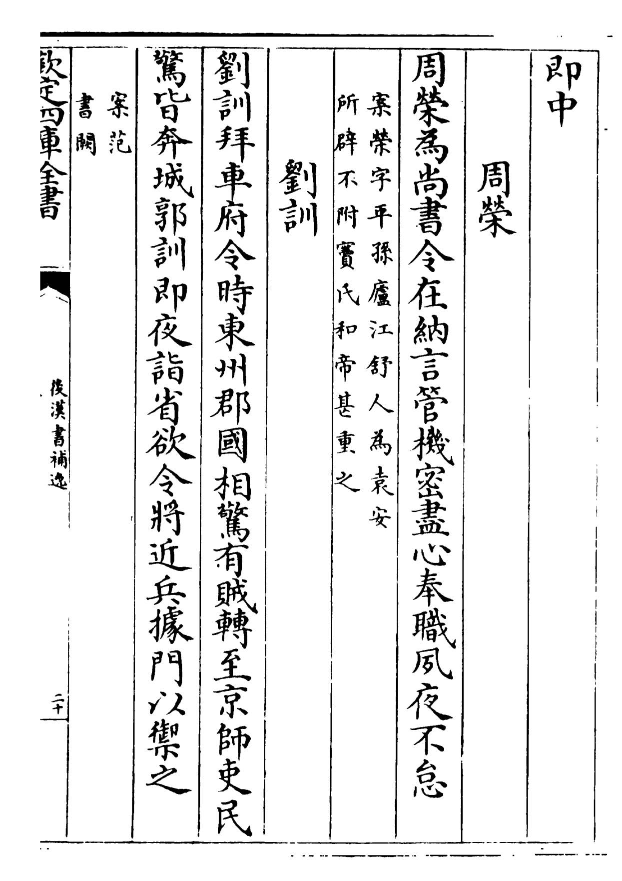
案范書闕廉潔之操自幼已定他日豈肯以斗米折腰乎彼昏夜乞哀者甘名朱萬拜而不辭由其不知義也

勤少孤常從人貸錢或以錢示勤曰汝起拜即與汝勤曰拜汝得錢非義終不肯拜

案此與前段大小同異疑即一事

趙勤爲南陽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趙勤南陽人太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髙譚清論以激厲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虞乃嘆曰善吏如良鷹下鞲



郎中

周榮

周榮爲尚書令在納言管機密盡心奉職夙夜不怠

案榮字平孫廬江舒人爲袁安所辟不附竇氏和帝甚重之

劉訓

劉訓拜車府令時東州郡國相驚有賊轉至京師吏民驚皆奔城郭訓即夜詣省欲令將近兵據門以禦之

案范書闕

段熲

段熲字紀明有文武智畧時竇公孫舉等聚衆三萬人為亂遣兵討之連年不克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熲到設施方畧旬月羣賊悉破

案熲武威姑臧人范同尹訟字公孫犨人見漢官儀

段熲破羌兵明年春餘羌復寇張掖熲自下馬大戰力盡鹵亦引退熲追之晝夜兼行食雪四十餘日

案范書食雪上有割肉二字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誓必掃滅餘羌真猛將也

段熲起于徒中為并州刺史有功後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殷天蔽日錚鐸金鼓雷震動地連騎繼跡彌數十里

段熲滅羌詔賜錢十萬七尺絳襜褕一領赤幘大冠一具

案范載熲征羌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我軍士死者止四百餘人恐未足信也羌不足論而

我兵膏原汙野亦復何辜熲還朝桓赫

思賜裯疊所稱一將功成萬骨枯者耶

段熲上書叉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

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黄綬二枚尉印五枚皆簿入

樂恢

京兆尹張恂名恢署戶曹吏

案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後京尹

伏法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

竇憲出征匈奴恢上書諫曰春秋之義王者不理夸狄

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于政故明王之于夸狄

羈縻而已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以漢之盛不務修舜禹周公之術而無故興干戈動兵革以求無用之物臣誠惑之

案范不載恢疏夫馬邑之戰歸罪王恢邪支之斬靳封延壽兵凶戰危雖克所願動亦耗病實寔思邀邊功以貰罪宜乎恢之切諫之也

陰興

陰興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

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

案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范同内舉不避親往往爲細人藉口興不以私害公爲賢之第一義也

夫人薨興會葬詔使五官中郎將持節至墓賜印綬追封加謚曰鮦陽翼侯

王舜

元始元年拜王舜爲太保

宋范書闕

周繹

北地太守廖信貪汚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錢財賜廉吏太守周纾

案范書閼賦以輸官固足以懲貪黷然不若轉賜廉吏更得激揚至意東漢此舉最當如鍾離尚書不拜賜乃更以錢賜之則尤激揚之善者

丁綝

丁綝從上渡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所樂謂綝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勅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上從之封為

定陵新安鄉侯後徙封陵陽侯

案𣸣頴川定陵人范曄子鴻傳

耿秉

耿秉字伯初擊匈奴封美陽侯性勇壯而簡易于事軍行常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給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陣立士卒皆樂為死

案秉耿弇弟子秉行軍似李廣三軍應樂其覽故所在成功燕然之銘秉實有功焉

耿秉薨賜朱棺玉衣

桓馬

桓馬為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詔使賜牛酒奪服即拜光禄大夫遷太常

案馬字叔元榮之孫也范同桓以經學世其家而竟從奪情之舉不知其所學果何事耶

魯平

魯平字叔陵性沈深好學孳孳不倦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為當世大儒拜趙相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案五經之學自東漢立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家如施孟齊魯各不相兼無論經矣若兼通五經者井丹邊韶許慎蔡玄及魯平代不數人明制取士各習一經其以五經獲雋者惟懷宗甲戌科顏茂猷一人我

朝近科特于額外中式五經數人士子攻苦多為兼經之學人文化成稱極盛矣平應作王魯恭之弟見范書此誤

任尚

任尚編草為船置于簰上以渡河掩擊羌

案范閣尚與鄧遵同破羌遵太后弟尚與爭功後遵封侯尚棄市當時公論安在

高鳳

高鳳南陽人誦讀晝夜不絶妻嘗之田曝麥于庭以竿授鳳令護雞鳳受竿誦經如故天大雷暴雨淹沒鳳留意在經史忽不視麥麥隨水漂去

案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帶經而鋤高賢所尚若竟不辨菽麥何必讀書鳳迂乃爾若臧之亡羊與穀何别

馬范列

逸民傳

吴祐

吴祐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于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之曰卿二千石子

而杖鞭牧豕縱子無恥柰君父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案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吟經牧豕何恥之有故人之恥恥在惡衣食真無恥之恥矣

吳祐字季英陳留人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訴者輙閉閤自責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案陳留耆舊傳稱祐處同僚無私書之間上司無牋檄之敬在膠東書不入京師可稱有守者矣

劉昆

劉昆字桓公少治施氏易篤志經學

案昆陳留東昏人光武舉之歷官守令即所稱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者也

倪萌

倪萌字子明齊國臨淄人仁孝敦篤不好榮貴常勤身田農遭歲倉卒兵革並起人民餒餓相啖與兄俱出城採蔬為赤眉賊所得欲殺啖之詣賊叩頭言兄年老羸瘠不如萌肥健願代兄賊義而不啖

案范書作兒萌附趙孝傳

黄瓔

黄瓔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

案瓔謚忠侯文彊之子瓔徵後諸蹴謌謌可雪盜聲之言不負李固一書矣

梁高

梁高飢年穀貴有飢餧輙遣蒼頭以車載米菜錢于四城外給與貧民

案范書賙救荒固長吏事然仁人居鄉饘粥稍可自給安忍立視餓人高之給貧其利溥哉程伊川云凡濟飢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定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寛廣去處切不得

令相藉如作粥飯須要親嘗云云蓋散錢散糧或慮其冒濫若粥則立刻入腹可以救死明世宗時江南大饑席書上疏云考求荒政率多有礙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戸不須防姦至簡至要世俗謂作粥非良法緣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致主者勢力難及死者堆積無計則賑粥宜散布州縣行之此長吏要事若仁人居鄉能仿梁高之意舉行粥廠徧四城亦足矣

後漢書補逸卷六